

[城市笔记]之移民洛城

大厂情结

□胡跃东

十二岁之前,我一直在故乡江阴跟着祖父生活。1981年,我转学到洛阳市西工区纱厂子弟小学,上了半年五年级便小学毕业,当时的小学没有六年级。

现在的洛阳白马集团,那时叫洛阳棉纺织厂,俗称“纱厂”,是当时洛阳的国有大中型棉纺企业。我母亲从无锡支援建设来到洛阳,在老城区通化街的洛阳棉织厂工作,这个厂后来改名叫洛阳市色织一厂。

1987年,我从老城区西北隅办事处辖区的洛阳市第二十五中学高中毕业,该校现已改名为洛阳外语实验高中。因为偏文科,我放弃了高考,成为一个待业青年。

1987年夏,我进入父亲所在的洛阳轴承保持器厂“待业”,厂址位于西工区纱厂北路,紧挨金谷园村。当时,这个厂是洛阳的“小巨人企业”“明星企业”,职工多时有上千人,和纱厂一样有名,是当时效益很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。

我父亲那时任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,那年夏天,我爬上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大卡车,去洛阳轴承厂拉汽水,一下子被洛轴的大厂气势震晕了,高大的厂房机声隆隆,听说洛轴有几十个分厂,洛轴汽水厂生产冰水、汽水和黑啤酒,发放给职工当福利,于是我心向往之。

母亲曾有意让我赶最后一班车,“接班”进洛阳棉织厂当国营工,我却执意在1988年8月,经市劳动局招工考试,进入洛阳轴承厂,当了一个小型分厂生产一线的车工,那时该分厂生产的小型滚动轴承全部出口国外。后来我才知道,我招考进厂的身份是集体所有制工人,和国营工、全民合同工

混岗,分进大厂急需用工的各个分厂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后期,涧西大厂是洛阳工业的著名符号,分布着洛铜、洛轴、洛拖、洛矿、洛耐、洛柴等特大型企业,均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,国家“一五”期间重点项目。洛轴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轴承厂,有铁路专用轨道,企业建有职工大学、技校、职高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设立有职工医院,建设路上的职工食堂可容纳上千人就餐,厂里办有洛轴电视台、《洛阳轴承报》,厂办的《珍珠》文学刊物是当时全市企业内部文学期刊之翘楚。

我所在的洛轴是较早执行计件工资制的企业,记得1989年,我最低月薪222元,超过了父母。每年发年货,总厂发一份、分厂和车间再各发一份,我领的年货差不多是父母和三个兄长的总和。那时,亲友问起我在哪里上班,我都无比自豪地说我是涧西大厂的,是洛轴的工人。在那个年代,许多“待业青年”,都以考取大厂工人为荣。

那时候,当个大厂工人是骄傲的,许多家庭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大厂工作,收入不错,生活稳定;大厂的家属院分布在中原西路南北、建设路南北和厂北路,有几十个街坊,蔚为壮观。职工多数住在苏式楼房里自成一统,单身职工可分到单身楼住宿,设有开水房,还有电视室可以收看闭路电视。想起那时《洛阳日报》开设有“鹊桥”征婚广告栏,文字介绍中多见“大厂工人”,足可印证当时大厂的辉煌。

如今,洛阳的大厂一个个矗立在新的世纪,大厂情结永远留在大厂工人的记忆里。

[生活手记]

遇见格桑花

□管弦

那天,他说要去西藏林芝。我脑海里迅速出现的,是一幅苍茫、悠远的高原图画,在那样的图画中,赫然盛开着格桑花。

我觉得,如果去西藏,一定要遇见格桑花。

格桑花又称格桑梅朵,在藏语中,“格桑”是“美好时光”或“幸福”的意思,“梅朵”是花的意思。格桑花也叫幸福花,代表着爱、幸福、吉祥和圣洁。

他启程了,到达林芝的时候,秋意正浓,云淡风轻。

他从鲁朗林海的扎西岗村到达巴松湖的结巴村,住进多登家庭旅馆,吃下多登年轻漂亮的妻子为客人准备的简单晚餐。然后,他以行者的姿势,在那世外桃源般的地方,拍下了各种民俗风味的图片。

他在海拔三千米的卡定沟瀑布公园内,站在山的最高处,俯瞰林芝城全景。他说,那一天最后的阳光穿过云层射出几道光柱,将尼洋河畔的山峦照射得凌厉硬朗。

凌厉硬朗,我喜欢他用的这个词,而在这个词背后,应该是大片大片喜爱高原阳光、不畏严寒的格桑花。

其实,作为拉萨的市花,格桑花具体为何种植物存在着广泛的争议,人们只是把唤不出名字而又非常美丽、在高原上生命力顽强的花统一称为格桑花。

和风丽日下,绵绵阴雨中,他都不停地行走。他告诉我,两年前他去拉萨,藏族人对于格桑花的热爱和对幸福、吉祥的追求,深深地感染着他。这次去林芝,他想满足这份追寻。

原来,他是懂得格桑花的。

他徒步走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。他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,他和他们犹如天上的白云,在风的推送下不期而遇,相互交会,带着天空下各自的纯洁,顺着自己的轨迹各奔东西。在再难重逢的感慨中,他留意着他们的风貌,并以虔诚的心意和陌生的专注品读他们。他看到了他们坚毅的面容、坚定的目光及对生活的憧憬和执着。

那一刻,我想,那样的相逢,一定映衬着格桑花的淡雅唯美;我耳边响起的,是美国诗人惠特曼在《草叶集》中说的那句话:现在我们已经相会了,我们看见了,我们很平安。



斜倚杨柳,静待春风

张晓理 摄

[至爱亲情]

提亲

□袁婀娜

他来提亲那一日,漫天飞雪!

那是2001年的大年初三,我们约定的日子,他来我家提亲,但是我们两家相距两百公里,中间隔着少林寺,他来,要下十八盘山。

天不遂人愿,除夕天降大雪,天寒地冻,十八盘山看来要阻断我们的爱。要知道,为了捍卫这段感情,我已经同妈僵持了一年下,母女二人各不相让。妈找来了好多说客,劝我放弃这段不靠谱的感情,为了表示抗议,我绝食多日,躲在卫生间里不出来,妈在屋外也只是哭,不吃饭,全家人因为我们过了个极不愉快的年。

眼见初三了,我多次向妈表示,等见过他人再说反对,我心里是多么盼望他能早点儿来,帮我解围。可是,那十八盘山别说结冰时路陡难行,就是平日里走也要格外小心,再说大雪天恐怕要封山,不让人来车往了。我心里那叫一个急,盼着他来,又怕他来,怕他在来的路上遇到危险,心里纠结难安。

岂知,他同我一样纠结,到底要不要来?来吧,雪大,路难行;不来,将失信于我。那几日,我们都因为雪,郁郁不安。

初三了,大雪还没有要停的意思,一大早我打电话叫他别

来,我太担心那雪,担心那十八盘山路。他也模棱两可,没说不能,也没斩钉截铁地说来,那一天,我懂得了什么叫时光难挨。

他来了!电话是他母亲打来的,说他雇了一辆车来,家人不放心,还有两人随行。接到电话,我的泪止不住地流,一上午我和未来的婆婆为了这个男人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,我们没有说不完的话,只有互相握着电话祈祷平安。

我知道他不顾一切地来,不仅是怕失信于我,更是为了八年来我们之间割不断的深情。

中午饭时早过,终于等来了他的电话,这时,离他母亲打来电话,已经过去六个小时,而在平时,这段路程不过两个小时。我不顾一切地冲到路上去迎他。因为过年,路上的人车都少,那辆外地号牌的车开过来时,就像春日突然到来一般,我的心,立刻暖了起来。

车停下来,他一把揽过我,我们在马路上忘情拥抱,漫天飞雪把我们包围住,就这样把旁人都抛在一边,似乎所有的委屈和苦难都不存在了。

十几年了,那个雪天的万般心情,早已释怀。那日又是雪天,想起他来提亲那日的艰难,深感现在拥有的一切弥足珍贵,唯有惜福、惜缘,才能过好婚姻中的每一天。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